

# 文體明辯

五十三

78  
8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函	架	冊
	對	五	三	八
	卷	二	號	冊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二	九	四	一
二	六	二	七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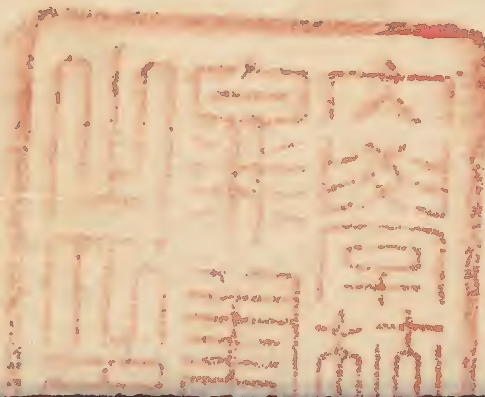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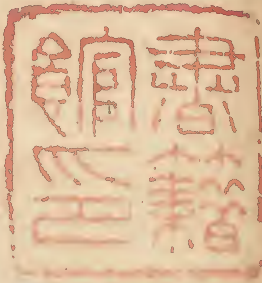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漢書	類	號	冊	架
	二	三	七	九
	六	二	三	三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 56 )		
函號	362	30	

不許







文體明辯卷之五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墓誌銘一

墓誌銘中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銘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



之太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  
為國家樂育賢材者字有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  
以嘉祐年號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  
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失屈  
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  
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  
後徙開封府字有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  
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叅知政事官至  
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文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

其聽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  
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  
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  
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  
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名仲淹薦君召試得集  
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急於久  
安尤而作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  
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名多  
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  
未得其報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堉也

文正公詩卷之三



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  
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  
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  
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  
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  
絕又喜行狎筆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  
筆輒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  
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  
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

曆亦仁宗年號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  
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  
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炤次  
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寃者  
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字有  
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  
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  
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  
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予

文禮明詩卷五十三



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世以顛擠荒孰問兮香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  
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  
宜一作昭昭其永垂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  
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  
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  
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  
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

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  
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  
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  
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  
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作  
議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  
之相與出力必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  
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  
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  
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

文淵閣詩集卷之三



子仁宗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朱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不吳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

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年號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其集者若干卷曰其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恠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



憂患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於有仁義  
果於有唯忠能忘其身唯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  
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  
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  
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志於  
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  
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名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名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

天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  
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  
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  
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  
陽富公名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  
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  
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  
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  
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

文禮月祥卷五十三



湯與子之道分逾愈作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  
孟云有亦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  
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君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  
雖毀其何傷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宋歐陽脩

公諱甫字子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  
號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  
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

真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  
衍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  
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  
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  
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  
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  
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  
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  
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  
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



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儻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自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

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滑於國家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



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  
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  
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  
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  
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辨  
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  
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  
兵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尉傳而前為守者  
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

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  
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廢察其民  
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  
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名仲淹守杭州以太臣或便  
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  
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同自處范公遇  
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  
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  
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亦仁宗年號元年遷刑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

文淵閣詳卷五十三



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  
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  
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  
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  
年六十八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  
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久善所得俸廩  
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  
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  
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

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二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  
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  
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  
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  
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  
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



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為久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為之銘六其字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窾土以為官聚封其上兮為記無窮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韓愈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貽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代宗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愛謹厚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無虞部二字郎中元和憲宗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穆宗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



京師入遲待也其至及公就進士組試其輩皆曰  
莫先實生于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賢公然實未嘗以于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  
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  
遇其將死節長榮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  
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  
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為  
賢告入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  
徒餘慶姓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  
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

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  
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當作守令謂慎法  
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  
益字無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  
公一兄三弟常羣庠輩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  
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  
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武昌推官浙西  
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輩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  
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好學  
好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



某一有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  
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  
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  
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昔有過澆滅  
方娠逃歸身竇生少康少康二子聖愕旋河犢引  
曰將曰龍龍居有仍遂為竇氏趙簡子至千河聞竇  
比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美哉水洋洋乎丘  
命也夫濟此相嬰撥漢納孔軌武帝武后從太子  
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道家之言此蓋謂後去觀  
而西作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

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  
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  
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  
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  
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竇臣字元珍  
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聲稱鄉里號為二十景  
祐仁宗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



廬陵歐陽公修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  
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  
獨力爭去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  
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  
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眾  
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選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  
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  
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  
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  
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

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  
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  
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  
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  
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  
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豈未嘗教之  
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  
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  
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  
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  
英宗三年

本目詳卷五十三  
英宗三年



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諫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竒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無有字名節可以中矣契音列致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自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憲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体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



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丕中第益困  
久之聞金吾李將軍簡一有惟年一三無少喜士一作  
可撼乃踏作門告白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  
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  
義軍張去聲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  
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  
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  
充引駕伏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  
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擢圻肥痒  
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閔

聞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  
張惟素史一有太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  
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疾一三無病與醫京師某  
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  
長安縣界中曾祖葵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  
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  
固奇一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  
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  
齬窮一有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  
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

文木自序卷之三

卷之三

三



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  
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諾許  
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  
曰無苦翁大<sup>一作</sup>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  
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恥<sup>視</sup>幸而聽我行  
施<sup>一作</sup>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sup>一作</sup>果信不疑曰足  
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  
女嫁亳州束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  
利走趨<sup>一作</sup>祗繫其逢不繫巧患不諧其須有銜不祛

鑽石埋辭以列幽墟宋王安石曰諱公善為銘  
犁手適張徹銘尤奇也

王會之墓誌銘 宋王安石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  
進士不中<sup>去</sup>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  
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  
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  
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  
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脩謹君蓋有力焉  
岐國公主既嫁為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  
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



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久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久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當有某字皆不仕而皇考當有某字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拊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人于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未矣茲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

銘 唐韓愈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穆宗元年今牛宰相名仙客一作公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遺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

文獻通考卷五百三十一



以君還之仍一作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  
 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  
 約張御史長者毋無侮辱無轢音歷感我事罪有無  
 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  
 幸得脫免免字無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張字無御史忠義必為  
 其帥告言謹作此餘人疑字不如遷之別館即與作  
 以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  
 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

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同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  
 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  
 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  
 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  
 請於其帥馬僕射總名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  
 知張恭恭作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  
 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  
 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  
 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  
 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衣作薄厚節時其



飲食而七飭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  
 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恠物劑錢至十數萬  
 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乏人家貧妻子常有飢  
 色祖某踐一作其官父某其官妻韓氏禮部郎  
 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  
 君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脩羣女  
 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相揭也噎啞以為生子  
 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  
 折一作缺也知死不矣名得猛厲對力也自申于閭

明當作聞莫之奪也我銘以敗之句不肖者之無  
無字且當割也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且為韻  
之字且當割也而行生清兵明貞復自為韻乃隔  
句用韻體蓋法免置魚麗等詩也

蔡君山墓誌銘

宋歐陽脩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  
 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  
 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  
 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  
 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  
 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



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  
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贖程氏泣曰  
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失拒而不受於  
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  
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後嗣以六科策天下士  
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  
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  
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  
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得其  
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

仁宗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  
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  
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  
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  
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  
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  
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  
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  
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  
訊之果伏眾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



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  
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  
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  
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  
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  
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其所  
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  
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  
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  
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  
不哭幼非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作  
杖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紕於子墓予銘其  
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宋歐陽脩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  
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  
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  
多聚書以招延字有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  
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州字有夢升從其兄茂



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為童子時立諸兄側四字無此  
 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  
 心已獨奇夢升為可謂已能知其字後七十九年予  
 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  
 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解字有去久之復調  
 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  
 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  
 勞一作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目若予益悲夢升  
 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  
 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問常問其平生

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  
 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乃字有我羞道於世人也求  
 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天字有笑  
 曰子知我者云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之無讀博  
 辯雄偉其其字無意氣奔放猶若字有不可禦予又益  
 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其無獨文章未衰也文章  
 獨味是時謝希深名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  
 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欲以示希深未  
 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庸人  
 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



無所施無所憤憤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  
 注以寶元仁宗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  
 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  
 三十卷娶潘氏生四溫氏生男二女將以慶曆  
 亦仁宗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先塋  
 側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  
 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  
 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浪朱嘗不諷誦  
 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鬱寒

埋藏孰與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也徒  
 為夢升而悲職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唐韓愈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  
 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  
 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  
 命卒音卒持之音卒持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  
 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卧家念  
 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嘔血卒東都人至今  
 猶道之以上叙其父別是一體處士少而孤母夫人苗憐之



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  
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宋  
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憲  
號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  
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  
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  
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遇反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  
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叶虛茲命  
也邪此銘富數壽有二韻相叶後二邪也邪字銘相叶右處士以上銘雜

言

戚元魯墓誌銘

宋曾鞏

戚氏宋人為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在  
以德行化其鄉里遠近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  
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  
為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為樞密直  
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  
法葬宋之北原予為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為尚書  
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為人孝友  
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



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寔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天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遊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疎凡知其為人者皆為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為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為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為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為楚州

骨日弄之五十三  
嘉祐金三

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祖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予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予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銘曰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

文體明辭卷五十三  
墓誌銘一

三十一



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銘於墓。此銘似以止緒墓為韻，然以韻補考之，俱無其叶，故今定入不用韻。右銘雜言，不用韻。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唐韓愈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止七世祖父封龍門

公。名通後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為顯官。夫人曾祖

諱伯陽，自萬年令為大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北都無

字卒，贈秘書監。其大主父迺以都官郎為嶺南軍

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

左僕射。僕射出無二字娶裴氏，臯女，臯為給事中，臯

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為季女，愛之，選壻得今

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

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

為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

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瀆

古法年二十七，以元和憲宗四年七月九日卒。卒

三月，得其年即四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

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

文，本明詩卷五十三，墓誌銘二，三十五



先累公累卿有於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  
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矢紉實生五子一  
女之存銘于好理作辭以求於聞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宋王安石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縷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  
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  
烈其子孫必為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為之辭越  
國而求銘于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  
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

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  
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為之序曰故太  
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勣字翰之之夫  
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為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太父  
文顛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  
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為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  
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宗  
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  
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亦仁宗二年年七十  
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附于楊君之墓楊君少



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  
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忌楊君有子  
十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毋其孽子猶吳氏之  
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為異母既楊君卒  
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  
士起家為密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為夫人榮  
然夫人不為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  
乃喜曰吾妣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  
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  
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為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游其門  
庭絃誦之聲御也其堂奧也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  
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  
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宋曾鞏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  
一廛之田而凝之踴躍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  
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  
有以相之也疑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



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疑之夫婦康寧壽  
 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体不知駕乘之勞  
 心不知機捷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嫌焉世人之  
 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  
 熙寧<sup>神宗</sup>九年疑之年七十有七其妻子喪自  
 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為之因其言  
 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  
 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  
 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

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  
 有二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  
 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疑之恩封壽光縣  
 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  
 裕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彦伯  
 太子中允黃廉孫某某疑之名漢筠州人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絲媿有久維不終  
 窶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  
 以取世儒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



則錢媛尚配于古以上銘

###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唐柳宗元

夫人姓李氏辨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晉李  
居常山有五子散居巷東為東祖祖其為其官父  
芬與敬為西祖輯與冕稱南祖冲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疑然殊異及笄德充  
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  
和特善女工翦鬪製之事又能為雅琴素聲操縵  
雅聲也之具婦道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父伯祖  
臨印今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

室臨印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俗從  
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夏子又其先曰常侍府  
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為  
宰相四世奭則意我伯祖以宗胃碩大而濟其德  
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  
祖為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  
甚宜無何伯祖終於臨印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  
于淮潁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  
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  
將嫁已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



馬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  
 人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  
 隴西李伯和為揚子丞疾痺廢痼而沒太原王紆  
 今為右補闕潁川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  
 元德宗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  
 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  
 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  
 于平康里自小斂至於太斂比及葬則二壻實參  
 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緘而正于位八  
 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

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  
 嗣子早夭臨卽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  
 甚焉諸姑合以為斯志以從入之道內夫家外父  
 毋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沈幽光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日月會  
 于鶉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輜也幃不復岷之陽  
 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  
 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鳥子漢有青鳥子善  
卷即號青鳥子云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宋歐陽脩

慶曆<sup>仁宗</sup>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sup>名堯</sup>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正我以銘而葬焉予<sup>有諾</sup>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sup>名</sup>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sup>作處</sup>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血雖不及<sup>作</sup>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

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庠陋而庭宇灑掃必嚴以肅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sup>從容</sup>以和吾窮於世久矣<sup>有</sup>不唯信於聖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邪唯以道德得焉故合者尤寡



一 無豈其至 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  
見蝗飛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  
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  
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  
知道理多此類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  
也又無以厚焉謂唯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  
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  
塞予悲此予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  
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  
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

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

原銘曰

高崖岸作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  
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歸作上今魂氣  
則升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宋歐陽脩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  
北海人也皇考父作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  
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

文淵閣詳考卷之三  
墓誌銘  
三十四



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久孝順儉  
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  
紉織維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  
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  
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  
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三氏於是娶其女  
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  
事惟吾女克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夫夫人有賢  
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策有對字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

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縣君  
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宗仁曰近臣吾所  
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  
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  
母而天子寵臣以此傳以報其親然有雖字臣奎其  
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  
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亦仁宗四年冬  
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  
州之魚山銘有以書來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  
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



入銘白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子榮一鄉生  
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作有後愈昌言以上銘雜  
婦人以上正體以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慶曆年仁宗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  
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  
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  
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

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其天下洵  
洵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  
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  
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  
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  
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  
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  
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  
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



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  
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  
當著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  
再戍大怨即謹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  
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  
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  
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  
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字一本而去  
下言上曰今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無  
弒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

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  
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  
代為之輸歲散懷也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生坊  
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  
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字有于京師今為無  
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  
殿直考諱成鼎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  
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  
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  
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合



文水州推官祥文大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  
彦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  
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仁  
宗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  
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  
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元元蘇  
君不園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久我得  
吾直誰對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立其下冥冥昭  
君無窮安石之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宋曾鞏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  
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sub>考為翰林學</sub>  
士尚書工部郎中<sub>贈尚書吏部侍郎</sub>  
此篇先誌祖  
父名次誌官  
別體君少以陰為將作監主簿六遷為殿中丞賜  
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為尚書都  
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  
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sub>英宗</sub>  
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



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木  
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  
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成謀太廟  
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蚤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  
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潔廉慕善而不自放居官  
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  
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恕  
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判官通判  
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  
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潔宜任御史朝

廷方嚮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  
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  
哀之蓋天聖<sup>仁宗</sup>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獎天  
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  
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  
大夫亦皆一時之雋然自天聖至於今纔四十年  
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  
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  
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sup>氏</sup>年七十  
與君之孥羈於閭巷君之喪合眾人之賻乃克葬



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邪君之弊秘閣  
 校理裴煜以茂謀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仁  
 宗年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  
 違在人而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  
 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  
 告後世知者之辭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

矣能學問脩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  
 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  
 久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  
 則其得有不暇乎脩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  
 子所以歎夫昧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  
 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  
 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聲長慨然  
 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  
 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  
 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



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  
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  
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  
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  
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仁宗某年某月某甲  
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  
臨川王某為銘曰

發揚清明即謨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  
升也遠矣其孰能追其降也魄在此有銘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  
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  
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為有過於人者余嘗過  
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瑱道  
瞻送歎息為之出淚又為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  
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  
子處厚游則得公之所為甚具蓋公之為政精明  
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寘惡輒取之不貸至  
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振遠近而



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真宗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為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謂在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為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

利於民尤大而能以父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趨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為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為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為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為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珍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仁宗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闕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  
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  
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蹇于行使止一州庶  
其渙發在後之脩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年英宗  
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  
號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  
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晁望穎川衛有卿內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  
北更無傳久良正官唐仍不大振吐平聲叶平開封于家  
徙鉅野縣辟時難屯出宋而顯廼奮布衣太子太  
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在令  
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  
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  
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  
膈和音也吏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擾獄  
夙如我謀君不為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  
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无薦監

文禮通詳卷五十三 墓誌銘 四三



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郊城來  
知縣事富姓賊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  
君哀爲券應手即辯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  
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刻中人匿軍  
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  
聲震越號稱其家韻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  
盜里閭冥行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去聲驛也費劇  
輸之殆貧君曰閱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  
歎遷官博士去領開州韻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  
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

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  
嫁坐堂朝哺飲酒間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韻比  
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暮年  
條教逾肄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攜飽去又遺之  
種此與上韻不誤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河避  
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  
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驪呼無有稚艾孤山馬  
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  
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韻方冬告役君夏而殂  
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



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上仁中聲去進  
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為  
士妻石端侯彥歸而贅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  
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  
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調族媼恩稱去聲  
疏戚庖無朝夕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  
談性命方絕之時韻子馬埋辭衰音麤走沐音掇其  
緒餘以質幽窳音壙音也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  
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  
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  
諱景遷仕吳越為驍騎上將去聲官檢校太傅祖諱  
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  
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  
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仁宗二  
年進士起至皇祐亦仁宗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  
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亦仁宗年



號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  
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  
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太  
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  
皇朝流反張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將候官實生處  
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  
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  
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  
始佐著作去為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印木

邑告毋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  
千錢君命振賑之以我公由盜屠民家尉以囚來  
鑿叶音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去聲衆亦莫寤  
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檀焉君脩堰  
渠始詘其專灌田為頃萬有七千鑄約示後後無  
凶年鄭文肅公詔來治枕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  
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為規矚法遂無連租中書  
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為勅冬狩于郊大  
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為校理  
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極

文豐日錄卷之三

四六



溺民以不漁發之明年改命治泉轅泉人習君諱  
語謹然為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  
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久不知蘇饑息  
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光異智高整行毒也  
邊更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  
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諫  
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  
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李惟長  
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  
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若子四男有立女

亦有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  
歸君錢塘范村之穴維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  
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  
知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  
文藏家後世之論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寤  
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以上二首皆事在  
四言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韓愈  
樊紹述既卒，祖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  
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

文編明詩卷五十三 墓誌銘二



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紀字無誌說論今文  
 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  
 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  
 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  
 含地負放恣橫從縱同平聲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  
 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  
 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作長不有其藏一錢妻  
 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當有是也皆應曰然  
 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作

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十年徵拜左司  
 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  
 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以病卒年若干紹  
 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  
 某官空司祖某官諱沫沫大部尚書自祖及紹述  
 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  
 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  
 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職神



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  
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律直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宋曾肇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  
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  
王千數百年之間教化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  
若漢之楊氏袁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靡有  
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  
事可以次序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

太父諱同文唐天祐昭宗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

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

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

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

友愛聞祥符天禧並真宗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細

黜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翊善不

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

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

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

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



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土之名一能  
 守之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  
 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入  
 之鄙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為能守其  
 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廕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  
 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  
 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  
 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  
 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  
 言鹽之利阻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

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  
 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具濮民相驚且亂  
 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  
 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  
 去煩州之詭祠有上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  
 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  
 蓋已病矣以皇祐年號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  
 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  
 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  
 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



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  
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  
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  
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  
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  
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歲材徙居楚  
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  
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  
者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荒謬悖冒無不遇於  
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蹙者獨不可標

數余其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  
久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  
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  
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  
公事魁躡岫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誌辭若遵律  
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琅告幽室以上銘



12  
78  
8

文體明辨卷五十二  
八墓誌銘二

篆書

整字加朱



